心有桃源，何处不是水云间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校区九(10)班
学生记者 陈姿羽(证号B863)

《桃花源记》构筑了一个中式美学的理想乌托邦，它就像一场绚丽的梦，那个人人平等、环境优美的小村落，终究停留在这场梦中。

文中的一个细节着实耐人寻味——渔人“寻向所志，遂迷，不复得路”。前文描述的安逸桃花源近在眼前，又远在天边，而找到桃花源的那一刻，渔人便已远离了纷杂的城市。但再次回首，桃花源消失不见，只留给后人无限感慨和遗憾。

美国诗人狄金森曾言：“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，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，成为更新的荒凉。”桃花源就像渔人日复一日平淡生活中的一束烟花，绚烂无痕，却令他魂牵梦绕。当向往过后，只有失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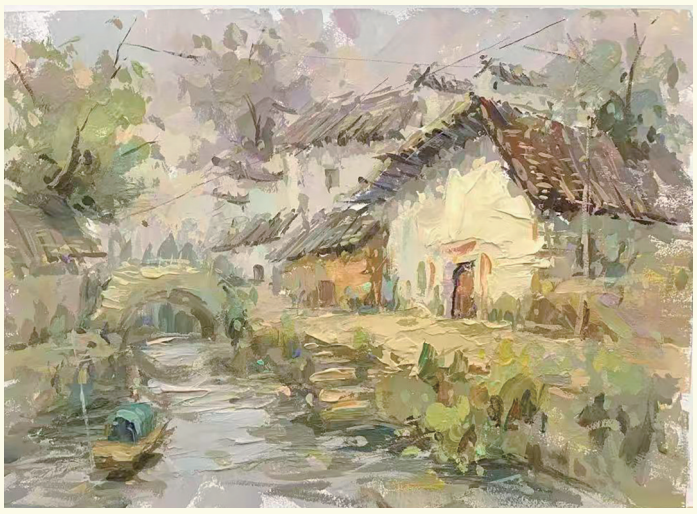
可桃花源不是被“找到”的，它又怎么会轻易让你找到呢？

桃花源是“活出来”的。真正的桃花源，不在山水之间，而在人类强大的创造力之中。当你不执着于找到它，而是试图创造它，才真正有了意义。

当状元实业家张謇决心创办大生纱厂时，他是否寄希望于清政府呢？显然没有。他义无反顾选择放弃高官厚禄，进而带动更多中国人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；当屠呦呦面对疟疾肆虐、无药可医时，她是否还在坚持寻找现有的药物？恰恰相反，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”，她从古籍中汲取知识，以“古法”治“新疾”。创造桃花源，并非伟人的专利，它同样藏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里。这让我们坚信，当内心有了笃定的桃源，脚下的荒原便不再是荒原。

而对我而言，桃花源的影子，也曾在一次迁居的失落中悄然浮现。乔迁新居，一切归零的挫败感袭来。思故友，更念小院门口的一树海棠。行走在陌生的社区，忽见落英缤纷，原是一株新生的海棠。这一树似曾相识的海棠，让我顿时回到了在旧居里吟诵过的诗句。其实生命的风雨瘦了红，却也肥了绿；老了莺雏，却也肥了梅子。有失亦必有得，天高海阔，人要创造新的相逢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：桃源从来不是某一处固定的风景，而是你看待风景的那颗心。

道阻且长，想必我们须在顶风冒雪中攀过城垣，在星光熠熠下行过原野，在波涛涌起中涉过大川——不是为了找到那个遥不可及的桃花源，而是为了在生命的每一个渡口，都在心里种下一株桃树。渔人迷路的那一天，正是我的起笔之日。心有桃源，此后余生，步步皆是水云间。



水乡晓色

定海二中八(5)班
吴瑞栋(证号C15026)

爷爷小传

东港中学八(7)班
学生记者 王翊州(证号D1135)

爷爷一生勤劳质朴，晚年却屡遭命运的磨难。饱经世事的他，悟出许多人生道理，也将这些人生感悟，一一讲给我听。

爷爷出生在一个八口之家，家中有六个孩子，他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那个。到了读书的年纪，家里经济拮据，只供得起两个孩子上学，爷爷便失去了读书的机会。白天，他在田间帮父母种地、喂猪、割猪草。等到深夜，家人都沉沉睡去，他便点起蜡烛，借来哥哥姐姐的书本偷偷自学。后来爷爷告诉我，正是这份挑灯夜读的坚持，为他争取到重返学堂的机会。

重回校园后，爷爷倍加珍惜，勤奋苦读，考试常常取得全班第一。成年之后，他在村里担任干部，遇见了我的奶奶。二人相知相爱，组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家。

成家立业后，爷爷在村里盖起了新房。房屋完工那天，爷爷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夜里躺在床上，还会激动地坐起身，反复念叨：“我们家盖新房了！我们家盖新房了！”因为太过兴奋，使得他次日精神不济，整日昏昏欲睡。

可安稳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大女儿不幸染上重病，爷爷四处奔波，从乡下赶到镇上，又奔赴县城求医。可高昂的医药费，对那时的爷爷一家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。最终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离开人世。经历过这场悲痛，爷爷格外看重儿女的身心健康，从此还自学中医知识，希望悲剧不再重演。

数十年光阴流转，爷爷的三个儿女渐渐长大成人。他本以为，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度过余生，可命运依旧没有善待这位勤恳朴实的老人。小儿子意外从高处坠落，腿骨、腰椎摔成粉碎性骨折。爷爷耗尽毕生积蓄，才把他从生死边缘拉回来。但是苦难并未就此止步，奶奶又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，最终双目失明。从此，爷爷便一心一意照料奶奶的起居。纵使磨难接踵而至，他却从未放弃，因为他懂得，无论命运怎样残酷，生活总要继续。

爷爷常常和我说起《老人与海》里的那句话：“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可以被打败。”命运一次次想要击垮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，可他凭着顽强的坚持与韧劲直面苦难。只要不肯认输，生活终会眷顾这朵朴素而坚韧的生命之花。我由衷期盼，爷爷能在往后的岁月里，继续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金秋，我心中的一首歌曲

定海二中八(9)班
学生记者 施梓宸(证号C15044)

深秋时节，推开窗，萧瑟的秋风扑面而来，满目草木凋零。忽然，一缕清幽的暗香漫入鼻尖。循着香气望去，那丛野菊依旧静静伫立在秋风里，温柔地陪伴着清冷的秋日。

那丛小野菊不算繁茂，浓密的绿叶间，点缀着数朵素白的小花。花瓣舒展，纤细柔和，自带一份朴素安然。秋风掠过，柔嫩的茎叶轻轻摇曳，仿佛在翩然起舞。

初次遇见它，在那场冰雹过后。那天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鸡蛋大的冰雹猛烈地砸向地面，人们纷纷躲进屋内。几小时后，冰雹停歇，院中却一片狼藉。许多花木被砸得弯折倒地，花叶散落一地。我心中叹息：这场冰雹之灾，恐怕已将花草尽数摧毁。就在我惋惜哀叹之际，那个角落里的野菊忽然闯入眼帘——纵使花叶被冰雹压得贴向地面，花瓣却依旧倔强地舒展着，傲然挺立在萧瑟的秋日，书写着一首生机盎然的小诗。

深夜，独坐于书桌前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草稿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演算痕迹。面对难解的习题，我满心烦闷，干脆起身。推开窗户，熟悉的野菊幽香扑面而来。清冷的月光洒落在花瓣之上，它正在夜色中从容绽放。沐浴着淡淡花香，浮躁的心渐渐沉静下来。于是，我重回座位，沉下心继续演算，思路慢慢清晰，内心重拾起一份坚定。

小时候，老师曾告诉我们，梅兰竹菊为花中四君子。菊花的美，不在于春日百花争艳的热闹，而在于深秋寒霜之中的默默坚守，这份沉静内敛，便是秋天最美的赞歌。此时此刻，我才豁然醒悟：人生亦因如这丛野菊，不必随波逐流，不必争抢一时得失。守住本心，从容坚定地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便是最好的姿态。

那丛小小的野菊，是今秋藏在我心底的一首诗，它用朴素的韵律，书写着生命不屈的力量，也给予我守住本心、踏实前行的动力。

这条路，我走过

定海七中九(7)班
学生记者 钟雨辰(证号C1625)

时光流转，几年前，在老家屋檐下接雨水嬉闹的懵懂男孩，如今再踏故土，望着周遭高楼拔地而起，心头满是怅然。清晨的薄雾缓缓散开，高楼一旁的云栖山渐渐显露轮廓。眸光微动，那年和父亲一同登山的往事，悄然涌上心头。

那是一个雾气浓重的清晨，天地间白雾缭绕。我正对着空白的试卷愁眉紧锁，不知何时，父亲已然站在我的身后。见我半天落不下一笔，他轻轻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今日天色虽沉，但你觉得山上的景色会是怎样的？”

我懒懒答道：“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父亲一笑：“那我们便去一探究竟，定会给你惊喜。”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，我与父亲一同踏上了山间小路。

起初，我兴致勃勃地夸下海口：“这座山我们来过几十回，我一刻钟就能登顶！”话音未落，我便大步流星，率先冲上台阶。清晨的山路沾着晨露，石阶湿润透亮。我脚步轻快，不多时就把父亲远远甩在身后。林间鸟鸣此起彼伏，穿行山林，步步向上，别有一番悠然韵味。

可好景不长，行至半山腰，山间浓雾翻涌，大团大团的白雾盘踞在山道之间，天地间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海洋。水汽沾上眼睑，让人难以睁眼。方才还触手可及的山顶，此刻仿佛远在天边。双腿渐渐酸胀，我的内心打起退堂鼓：我真的能坚持下去吗？

眼前的石阶蜿蜒向上，尽头被云雾彻底吞没，我仿佛也迷失了方向。就在这时，父亲沉稳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“儿子，云雾遮蔽让你看不清前路，但迷茫永远只是暂时的，已经走到了这里，难道你要半途放弃吗？”

望着父亲坚定的眼神，我重新抬起头，迈开脚步，向着山顶奋力前行。微风拂过，草木簌簌轻响，仿佛都在为我鼓劲。终于，我一鼓作气冲上山顶，眼前的景象，瞬间震撼了我——

仰望天空，一轮红日正从东方破晓而出，霞光铺满天际；俯瞰山下，山林在云海之间若隐若现。日头渐高，雾气散尽，回想方才上山情形，仿佛做了一场美妙的梦。

原来，成长从来不是一味向上攀爬，而是在每一次迎难而上的自我突破里涅槃。青春恰似登山，于云海之中踏实笃定，于坚持之中积攒底气，蜕变才是最好的收获。